

# 美人高裏黎錦暉

胡耐安

黎錦暉：提起此人，由「葡萄仙子」、「可憐的秋香」、「毛毛雨」這類流行過一時的歌曲，直到「桃花江是美人窩」，那支聽來飄飄然悅耳快爽的調門兒；可不也曾轟動過一時的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得而之的熱門人物。他是湖南湘潭人，黎家在湘潭稱望族，人才輩出；輪到他這一輩，兄弟十餘人？幾乎都是知名之士。其較為世人所稱道的：黎錦熙，是較早提倡「國語運動」、北女師大的名教授、國語語音學專家；便是他的同胞長兄，昆仲五位，他是老三。還有前年在台北逝世的黎烈文、曾主編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是研究法國文學有成就的台大教授；再有、那位「鳳陽花鼓」馳譽國際歌壇的黎口口；全是黎錦暉的兄弟行輩。

對日抗戰後一年，二十七年夏間；我有幸的和黎錦暉至「江西省政府招待所」晤面，而且更高興的朝夕相對的快談；招待所，是一幢位于洪都招待所左近的洋式房屋；至南昌，算是不多見的房子。我們同住同食，大約將近一個月。我是接受「江西政治講習院」的邀請，担当關於社會學科「分目」講座主講人的一個；錦暉是屬於晏陽初「平教會」（平民教育口口會）的份子，也是

應邀請而來「講學」的；還有，也是屬於平教會的孫恩三和一位四川人余仁兄；此外，還有籍隸江西的「社會名流」許德珩、羅隆基、羅時實諸位。王造時在當講習院的教務主任，主持院務的是蕭叔綱教育長；院長是省主席熊式輝兼充。現任立法委員范苑聲孖棠仁兄，似在担任「軍職」的教官？參與講習的學員，是縣級人員；縣長警察局長輩教育水準不齊，講起來，未免要煞費周章的求得雅俗共賞。似乎？在那時，江西和福建，算是首開「幹部訓練」風氣之先的兩個省份；隨後，便有各個省份的改稱「省幹部訓練團」那個常設的機構。

我和錦暉，白天是各幹各的；講習院設在梅嶺的「萬壽宮」？由南昌前往約半小時的車程，有小汽車接來送往。晚餐以後，大家在客廳裏閒聊；有時至月夜黃昏候，也常常到附近一座橋邊踮躑，也就是納涼。我們一行，人數不多，孫恩三不大外出，幾位老表各有親友酌醉，有時只有我和錦暉兩人，還有那位四川余朋友，也屬平教會份子，偶爾也參加這三人行，他不像一般四川朋友愛擺龍門陣；似乎只有我和錦暉在「漁樵問答」。錦暉談鋒甚健，談的多半是他個人的一些

往事；最難得的，任是不甚「冠冕」的「想當年」，他也毫不隱諱；譬如：他的寶貝女兒黎明暉的婚變案件；她和香港一個鄭姓富家子鬧戀愛，不幸，牽涉到另一個男人，那富家子殺死了那男人。譬如：他的小妻徐來的出走事件，這時，徐來是和唐生智四弟生明同居在上海，唐生明後來當了漢奸。錦暉饒有儒家「體仁行恕」的精神，他對於明暉的浪漫行徑，只怨艾的以「有失管教」自責自疚；也未嘗聽到痛恨富家子暴行的話。他對於徐來的「紅杏出牆」，却毫不在意的說是「理所應有的」事；當然，也沒有聽他罵唐生明的壞話。在他說來：徐來確實是真正的美人胚子，出生在紹興的一個小商人家庭；初到上海，打錫箔，和做繅絲廠的女工；經他「慧眼」物色賞識，她加入了他所主持的「明月歌舞團」；跟他跑過甚多碼頭，而且，也跟他熬受過不少辛勞艱苦；她能下廚作廚娘，她能管家當管家婆，她能歌能舞，任何新譜的歌曲、新排的舞臺，她一學就會；她能在紅氍毹上演出無美不具的清歌曼舞，她還能在水銀燈下拍攝盡善盡美的鏡頭。他說，他的提攜徐來，原是本着得英才而教育之的心情，壓根兒沒有得而私之的企圖；祇滿懷希望的祝她的前

程似錦的過得好。至于說到徐來對他的「貳心」，他却說，在他祇有歎歎絕無憎惡；當然，口氣間也不無惋惜的心情顯現着；像徐來那樣玉貌而又慧心的人才，實在難得其再；他又聊自慰藉的解嘲着：徐來既已由他雕琢成器，色藝雙絕的全材，自應公諸天下人共同欣賞，便不該由他私自藏



黎錦暉因徐來之下堂求去，頹廢消沉至於無法自拔，圖為徐來（前排中坐者）担任路柳墻花影片女主角時攝。

之金屋的獨自消受。這些話，常常是笑聲了結。我真佩服他那「寬恕」的氣度，真個為俗話所說「提得起，放得下」一付絕不介意的神情。

有一次，談到「國樂」問題，由樂器而樂曲而欣賞國樂人士輩的「欣賞水準」；他却是感慨無已的列舉出許許多多的大道理。黎錦暉，着實了不起，有那樣淵博的「國粹」學問，更有那樣精到的世界知識；我以前是把他當做一個「江湖賣藝人」看待，未免是有眼無珠的了。他說他的組織「明月歌舞團」，並不純粹用少女們的色情博取衣食；他眼見國粹國樂給洋玩意弄得支離破碎；興之所至，頗有一舉而振興之的「野心」；怎奈事與願違，我認為可以聽聽的歌，聽眾不大愛聽；例如葡萄仙子，就不如可憐的秋香毛毛兩的叫座；世道人心是這樣的對我「反應」，我也只是莫可奈何的「衆好好之」的了。似乎？在以往若干年前，我曾「風聞」有關黎錦暉搞「國樂運動」的事：說是一位仰仗父蔭的「蔭公」，因為耽此于徐來的「欲得」；願斥巨資贊助黎錦暉玉成其事云云；樓梯震響，人未下來；由于黎不肯以徐來為囍鵲，此一蔭公之于贊助國樂的豪華；便胎死腹中的無由玉成。果爾，黎錦暉仍然不失為是一個有骨氣的讀書人；絕不能將他和尋常跑江湖的賣藝人看待，用姐兒們做引誘公子哥兒大小爺輩歡樂，博取纏頭的勾當。

那時，風行處處的「桃花江是美人窩」，正在大街小巷裏商店住戶，幾乎有收音機的所在，就可聽到這一支歌；有一次，談到這支歌；他說：那是他在南洋某地方，那里的風物景色，恍如

他童年時代在桃花江所領略的相似，靈感觸引，便譜出這一支歌。當下，他還詳細的介紹了桃花江：桃花江，是屬於湖南益陽縣的一個市集，它位于資江的支流桃花江畔；湘、沅、資、澧，是湖南省境之內的四大河流；湘江最大流貫中南部；沅江次之，由西部下流；資澧兩江較小，都是西部的河流；全都注入于洞庭湖。資江，是四江中最最短的一江；桃花江距離益陽縣城大約三四十華里？沿江是有名的魚米產區，人民殷實，物力豐阜；在太平無事的年代，也算得是一處世外桃源。官家在桃花設有一個權證稅卡，課取來往船貨的「釐金」規稅。黎老太爺，曾經奉派任桃花江稅卡差使，這是有「金飯碗」之稱的最好差使。那時，並沒有「公路」汽車行駛，陸路肩挑負販有錢的人坐轎；水路船隻往來，並有小汽輪通行；算得上是水碼頭，經過的貨物，都須向稅卡繳稅領票。錦暉那時還在童年，隨父任所；因此，他對桃花江的印象頗深；美人窩云云，那祇不過襯託歌辭而已。不過，在下湘西的益陽，龍陽（後改稱漢壽），這兩個縣份，確是號稱出美人的地方；那裏人的口號，有「益陽女子龍陽脚」（纏成小脚）；所以說「桃花江是美人窩」，也並不是全屬憑空謊談。說實在的，由漢口回常德，如果是冬令水涸的寒假時候，我們有時是經益陽陸路去常德；我曾走過，沿途經過許許多多市集，那裏有打午尖的飯鋪，有歇宿的伙鋪；可惜我沒路經桃花江。在所經過的這些飯鋪伙鋪，全是由少婦少女們「當爐」「掌櫃」；她們儀態大方，青藍布或漂白白的圍裙，陰丹士林布的上褂

，繡上一些方勝，連環，卍字八結；深淺配合，黑白分明。個個麗質天生，不施脂粉；真個是既俏又秀；她們招呼客人，也全大方溫存；萬一有輕薄兒在言語裏討點便宜，却很少見到她們發脾氣罵人，祇是嬌嗔的一笑走開。其實，這也不是益陽一地如此，許許多多的小市集，都可領略到如許風光。

在招待所的客廳裏，在那附近的大橋邊，常常都是錦暉做主講人；偶爾，有人罵入幾句詢問式的話。有一次，我笑說：黎先生真是美人窩裏孵卵出來的風流人物了。他並不以為然的說：我實在是一個「江湖浪子」；謝謝彼蒼者天，賦予我這種「德性」；老實說，我豈祇是在美人窩裏度童年，我的大半生，可不都在美人窩裏混過；我的歌舞團，敢說是一個絕頂的美人窩；可是，



有中國四大美人之一之譽，曾為黎錦暉下堂妾之艷星徐來。

我絕不是「下流」人物呀。真個，錦暉着實是在美人窩混過大半生；說句不好聽的話：黎錦暉的大半生，可不是在美人窩裏「討生活」。他似乎也感到「哀樂中年」蕭瑟暮氣的厭倦了；因此，當徐來離開了他以後，他不再在美人窩裏去找對象，他物色了一個當「小學教員」的梁小姐！而且，從此也就不再在美人窩式的歌舞團裏歇下去；他加入了平教會，從事于民間歌謠的搜輯，更主要的是「淨化」這些歌謠；抗戰勝利後，聽說他還在平教會工作。偶爾，在重慶發行，叫做「民間」的半月刊上，見到他寫的文章，當然，也就是他所搜輯而加以淨化的歌謠業績的報告。

黎錦暉，實在是一個胸襟曠達，器宇個個，具有「風流才子」型的人物；舉止不輕浮，儀表不粗俗，雅善談吐，文筆亦復清新雅致；何況，待人接物，無一



黎錦暉所創辦的明月歌舞團台柱之一王人美，也是黎氏女弟子。

而不是恰到好處的無疵可指。惜夫，他的生不當其時；那時，風氣未開，許多人絕不贊許他搞歌舞團類的玩意兒，尤其讀過四書五經的衛道之士，認為那是四民不齒的「娼優隸卒」之「賤流」的可恥行業；知道黎家族望的人，更嘆息黎家有這樣的子弟，是黎家的家門大不幸事。

當然，也就絕少「名門」「厚望」的大家閨秀來幹這類事；例如那瀏陽籍的王人美，綽號「野貓」的女孩子，她加入了明月歌舞團，後來當電影明星；王人美的哥哥在幹教書工作，就常常受到「父執」輩的責難，說他不應讓妹妹唱歌唱戲，未免有玷他王家的書香門第，更何以慰他「先父」在天之靈。如果，黎錦暉晚生五十年，至少四十年；像有在台灣這樣對「藝術」輸出，或者說「文化交流」的倡導與贊助；黎錦暉，也許不會轉而加入平教會去搞搜輯歌謠淨化歌謠的

工作。時乎，時乎，又何必為黎錦暉致其惋惜。再，黎錦暉，假定是來到台灣；他聽見我們大學裏設有歌呀舞呀的班級，一定會嘆賞其「吾道不孤」了吧？或且，還擁有「講座」而「教授」個不休；時勢，時潮，善哉，善哉！可堪惋惜的，是當時的「學位」風氣，還沒有普及到藝術圈；假若他能擁有一個「博士」頭銜，不管他是怎樣弄來的；當然會增加他那譜出歌曲的風光。對於黎錦暉這個人，也許可能減輕那一段坎坷落寞的生活苦況。

記得，當我要離開南昌回長沙的前夕，曾過錦暉房間小坐話別；我問他：要不要回湖南去一趟？他凝思了一會，搖搖頭；再問他：有許久沒回湘潭？「多年了」：他的聲音，沒有平常談笑時那樣的響亮。而今想來，這位才思敏捷，文筆清新的「風流才子」，竟爾有那樣的遭遇：飄泊天涯，負社會的非議，受親友的白眼；把他當做一個「浪子」看待。難得的，是他仍然能「生意」盎然，饒有「生趣」的承受着；那够整潔的服裝，够風趣的言談，在歷盡人生辛酸的「女兒婚變

「愛人懷貳」和來自各方的誹謗與訕笑；我們客南昌時，他該已四十開外的人？却還「顯現」着生機蓬勃，面容光潤，一付青年人的神態。

錦暉，他如果還健在人間，應是快近八十歲的老人了！海天遙望，祝福他能「遺世獨立」的譜出幾支傷時哀世的新歌曲；「崔九堂前難再見」，天寶往事，談來，未免徒然惱亂海隅羈客的心腸了。

趣

聞

集

粹

晏如輯

### 鐵口相士破財

台北西門町有位相士，以相起家，積財甚豐，因其頗有盛名，達官富賈，趨之若鶩，早年有位在重慶南路某大廈服務的名女人，前去看相。

「妳的運氣很好，財氣旺盛，最近可以發點小財，大約有四五十萬之譜，……」

「謝謝你的金口，來日果真靈驗，一定重

謝。」

從此二人過從甚密，兩情相悅，燕好之餘，頓成膩友。不到半年，那位女士，花了相士五十餘萬元後，忽然絕裾而去，杳如黃鶴。相士能知他人走運，却不卜本身破財，知者至今引為笑談。

### 屠夫意外死於屠刀

苗栗南庄鄉，一個七十三歲的屠夫，殺豬

賣肉，數十年如一日，從未發生意外，不久在做生意時，不慎在肉桌旁跌了一跤，撞動了砧板，一把屠刀，因而滑落，割斷了屠夫的左腕大動脈，竟至流血不止死去。一生操刀而卒死刀下，寧非笑談？

### 非女外長隨處「飄香」

曾是紐約名模特兒而又有律師學位的非洲烏干達外交部長芭格雅小姐，於參加聯合國大會後回國途中，因在巴黎機場盥洗室中與一個不知名的歐洲人做愛，被烏干達總統一怒而撤職予以拘禁。法國機場官員說：「當時轉機的時間，前後不過十五分鐘，即使她想要，也不可能在此匆忙之際，作這種過份而奢侈的事。」